

<<知更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知更鸟>>

13位ISBN编号：9787208077096

10位ISBN编号：7208077096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hansey 主编

页数：1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知更鸟>>

内容概要

《爱丽丝3：知更鸟(hansey主编)》系列强调文本价值，是把好看与积极健康的价值观相结合的图文作品。

其读者定位在16-26岁之间。

在整体感观上，这套系列更注重图文创意、艺术美感，并有另一种新形式的尝试，即从国外引进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选题，打造这套系列为关注推广原创与引进两方面相结合的青春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

李学健，艺术工作者，《Alice》主编，Mimzii工作室成员，曾任《岛》艺术总监，《最小说》艺术总监。

书籍目录

特辑12 少年之死奥岚纪 耶路撒冷LALA+夏无桀 Paradise birdHansey I landLakita EquateSanne 远乡 兔比 水果六修 日出时，告别友雅 红色羽毛黑熙 Return瞿尤嘉 藏Jeremy Jackson LIFE AT THESE SPEEDS〔日〕石田衣良 池袋西口公园 骨音后记 hansey

<<知更鸟>>

章节摘录

1 希诺 这片内陆沙漠中的绿洲名叫希诺，这片看似没有人迹的原始森林与无尽的黄沙之间仅仅相隔着一些枯萎的灌木。

二十多年前，一直庞大的商队在沙漠的迷途中发现这片森林，便决定放弃使命，依赖这里的水和浆果以及随身仅存的物资生存，在森林北部的湖边定居下来。

许多年来，我所在的族群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生态中繁衍生息，在每年都需要重新加固的帐篷中生长后代。

我们珍惜这片森林，在最初伐木搭建帐篷以后，便再没有碰过这片森林的草木，就连耕种也被局限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

我爸爸讲，绿洲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十年前一场罕见的暴雨引发了可怕的虫灾。

我爸爸驯养的那只叫做希诺的黑尾地鸦飞离三天之后，从沙漠中引来了成群的地鸦在整个酷热的夏季不分昼夜地捕食昆虫，最终结束了这场天灾。

尽管如此，森林仍旧遭受重创，本就有限的庄稼被尽数摧毁。

在依赖浆果和野生的菌类过活的大半年里，人们仍旧不肯改变二十余年的素食传统，不愿意杀掉曾经挽救过族人生命的骆驼和森林中原有的野生动物。

大家把食物节省出来让给孤老和病孕，没有人在这场天灾中饿死。

人们庆幸余生，为了感谢我爸爸驯养的这只鸟，便从那时起把绿洲命名为希诺，并把第二年森林中的果树结出的最大一颗果实送给我们家。

妈妈把果子给我吃，我偷偷把它喂给希诺，把果壳放在一个小布袋里系在希诺的腿上。

希诺格外喜欢我，从我幼年时就一直与我形影不离，我也因此获得了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尊重和关爱。

2 栖河：问卜本身，有不可预知的危险 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啊？

海亚把在沙漠中捡到的兽骨打磨以后刻上我的名字送给我做发簪，他说这样我及腰的长发就不会再变成和大家在森林里追跑玩耍时的累赘。

作为回报，我答应为他占卜一次。

水晶球是祖母临终前交给我的，她从小教我认知各种图案和形状所带来的启示。

传授这些古怪知识的用意在那一天被她揭开谜底。

我不太轻易使用可以用作感知和预知水晶球，经常有同伴看到我随身带着装水晶球的布袋，就会央求我告知他们某件毫无意义的小事将带来的后果，通常会撒个小谎敷衍他们，甚至有时候会敷衍成年人。

只是对于面前这个皮肤黝黑的少年，我没办法说谎，因为从小的相识让我知道他是一个不善于说谎的人，继承了他父母优秀的品格。

而且他肩头那只叫做希诺的地鸦——用我祖母的话说——是一只有神性的鸟，所以我一直以来因为不愿意欺骗而拒绝为海亚占卜。

此时他正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让我有点紧张，指尖触碰到水晶球的地方，蒙上了淡淡的水汽。

“海亚，你会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孩子在星空下的清凉水面上漂泊。

而我会海边看到从远处地平线出现的鸟群，等待着它们的靠近。

”他不以为然，显然以为我在骗他，“你说的就是湖边吧？

这里哪会有海？

好吧，你喜欢那个礼物就行。

我没指望你会真为我占卜一次的，我知道你不太喜欢那样做。

”我也不想与他争论，只是脑海中有确切的海水漫过我的脚踝，能听见远处莫名振奋人心的鸟鸣。

虽然我不知道那将会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那天傍晚，森林里有奇怪的响动，人们听到鸟群惊起的声音。

不久，前去探查的一队成年男人从森林里带回一个少年和两个少女和一头骆驼，其中一个仍有意识圆

<<知更鸟>>

脸的少女明显受惊过度，其余两人已经昏迷过去。

我被家人叫醒去观察事态，海亚家的帐篷里，圆脸少女惊恐沙哑地重复着“水”字，圆瞪着双眼，对任何响动都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恐惧。

“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如何找到这片绿洲”，“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她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始终沉浸在恐惧为她布下的无形阴影当中。

火炉忽明忽暗的光里，大家保持安静等待着我的解释。

我说我能从女孩的眼睛里看到大海里起身向海岸奔跑，能看到深蓝色被黑色吞没。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

沉默了很久，海亚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用木头做一艘大船？”

与此同时，生平第一次，我感觉到身边大人的眼光不是先前对待他那般的关爱和慈祥，知道他触犯了大家的禁忌。

气氛一下子更紧张，立即想冲上来教训他的人幸好被其他几人拉住，立在海亚肩头的希诺伸展双翅威严地对躁动的人鸣叫。

当场便有人离开，一边自言自语无论如何不会听信我们这两个的鬼话。

还有人发誓一定会杀掉不论各种原因而破坏森林的人。

只有海亚的母亲若有所思，拉着我的母亲无声无息地走出帐篷。

而其他人脸尴尬地转而照顾三个陌生人，期待两个昏迷的人醒来以后不会也像圆脸少女一般神志不清...

... 3 方舟 “海亚。

” 妈妈在天亮前将我唤醒，周围一片黑暗，静得可怕，栖河在门口小声地哭。

“孩子，我总算说服了你爸，我们两个人和栖河的父母连夜把森林最南端的一棵大树砍断，做了一条船放在湖边。

那个昏迷的男孩子醒过一次，说他的家乡被洪水淹没，他的父母舍命把他们三个人送进了这片沙漠，告诉他们一直往高的地方走。

他们才保住了命。

不能让他父母的希望断在咱们手里，无论大水会不会到我们这里，我要你现在和小河带上那三个孩子上船，停在湖面中央。

如果三天以后大水不来，我们再想办法请求大家原谅我们，救你们回来。

” 我觉得事情似乎并不周全，便问“那你们呢？”

” 栖河的妈妈走过来说：“我们会想办法说服大家造船避难，再说灾难不一定是真的，栖河的祖母在世时也有过类似的失误。

你们不分场合地触犯了那些狂热的人，还是先走比较好，不要拖累家里。

”我妈妈脸上原本悲哀的表情很快就被坚定遮掩起来，“对，越快越好。

这里是一些浆果和粮食，你要保管好。

” 沿着大湖走到森林的南端已经是上午，森林里莫名其妙地起了大雾，反常的阴冷潮湿。

栖河的爸爸看到我们便放下手里的工具抱起栖河轻轻对她说话，我的爸爸正在校正船的桅杆，“小时候跟随商队之前从我爷爷那学来的，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派上用场。

”那三个外来人和他们原本的行囊此时正在小船上，圆脸女孩平静了很多，一直轻摇昏迷中的少女的肩膀。

爸爸把船桨塞给我时，希诺飞上了他的肩膀，妈妈嘱咐我等着她们的消息。

他们四个人推动小船的时候，希诺从岸边鸣叫着飞上船的桅杆，它的叫声掩盖了水声和栖河妈妈终于忍耐不住的一声抽泣，掩盖了周围的寂静和我身边的栖河蒙在他妈妈黑色长衣里低低的呜咽。

4 雾 似乎越接近湖中央，水面越不稳定，大雾越来越浓重，什么都看不清楚，只能听到很大的水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安静，才突显出水流的声音。

我知道我的母亲在说谎。

她们为了保全我们两个人，为了能让我们活着坐上这条船，背弃了群族中的人，作为对森林忠诚的代价也背弃了自己生存下来的机会。

可能到现在为止海亚仍然不知道湖边那一别很可能是生死相隔。

<<知更鸟>>

我现在只希望那次问卜是一次错误，宁愿背上妖言惑众的罪名，也不愿意这场惊世的灾难真的发生。但是在摇摆的船体上，我一次又一次地努力集中精神用水晶球占卜，都只能看到越来越深的黑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船体摇晃逐渐剧烈起来，周围的散发出腥味……那不是森林中的湖水应有的气味。

天色变得更加昏暗。

“海亚，你不要划了，我们早已经不知道方向了。”

问卜的结果和我们所在的环境一样被足够遮住阳光的大雾笼罩，昼夜也难辨认。

“他点点头，叮嘱我如果想睡的时候，可以抱着船桨。”

5 巫凉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经从骆驼背上转到这艘小船，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分别抱着船桨熟睡，任凭这艘船在水面上漂泊摇晃，看起来非常危险。

甚至有几次水差点从船边漫进来……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船夫。

随从我们一起出逃的凝石此时正反反复复地念叨着几个不连贯的词语，也许是大水猛灌进低地城镇的场景吓坏了她。

自从我们走进沙漠，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完全靠那头骆驼选择路途。

再后来抵不过酷热失去了知觉，如今获救真是意外。

只是我们的七个同伴已经少掉了四个，连同那个对我有点心仪的男孩儿——他是否活着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吧……幸好当初和小树选择同一头骆驼，不然现在我在哪……还行走走在沙漠中，或者早被大水吞没了也说不定了。

小树此时正在熟睡，呼吸也很均匀。

努力观察船上的重物，除了我们得包裹，好像有一些装食物的布袋和木箱，一个布袋子里有一团黑乎乎

的球，正随着船体的摇晃移来移去，看上去迟早会在船体上砸出一个洞。

还有那只鸟……算不上什么猛禽，正立在男孩的侧睡的肩膀上警惕地望着我。

如果这时候小树醒着，就可以和他商量一下要不要把那个四处乱窜的布袋子丢下船去，然后赶那只鸟不要停在船上增加负重。

6 岸 持久的黑暗终于结束。

不知到过去了多久，天亮随着雾的散去到来，我们正在一望无际的水面上漂泊。

怎么会从湖面漂流到这样一个地方，让人费解。

我一瞬间想起我本不相信的预言，她不认识的男孩，水面上漂泊，只是场景有偏差，现在并不是在星空之下。

他见我醒来，便转头对我说：“我是尘树，你们的鸟停在桅杆上，它很友好。”

“它叫希诺，我爸爸的鸟。”

“它是麻雀还是沙百灵？”

“是黑尾地鸦，曾经呼唤鸟群救过我们的森林。”

“我有印象，恍惚中我记得我见过你的父母。”

他们现在在哪？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回答他，可能小河知道答案。”

我把她叫醒，问她我们在什么地方。

她伸手去抓身边的布袋，却一下紧张起来，布袋空了。

她惊慌地翻动一切可能及不可能掩盖那个足有两个拳头大的球体的角落，越来越失望。

小树叫醒他的两个同伴，她们也都说并没有见到。

“那是栖河问卜的工具。”

“我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一点，试图不要让小河的失望加重，尽管我知道那不可能。”

那个看起来灵巧一些的外来少女安慰起小河，说即使是工具丢了，能力也不会因此消失，或许找到适当的媒介，就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很有道理，告诉小河不要着急，但心里却更急于知道我们和爸爸妈妈此时的处境。

“我们去哪？”

“圆脸的外来少女终于在醒来之后停止了她不间断的重复，终于问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知更鸟>>

小河咬紧嘴唇沉寂了好一会儿，把手伸进冰冷的海水里，随后用水拍打自己的额头，大概是想清醒一下。

“我猜，我们可能会在今晚靠岸。

” 7 Land 海亚。

栖河。

我们在靠岸以后，互相告知了自己的名字。

巫凉对他们很热情，凝石一直为生存的问题焦虑。

我提议把一些果实的种子种在这个只有荒草的小岛上，大家都认同着开始了工作，没时间也没有心情为劫后余生庆祝。

我本来准备登上山丘眺望四处是否有同样的岛屿或船只，却意外在山丘顶端找到一处淡水的源泉，汇积成一个小小的池塘。

巫凉对我的新发现大大地赞赏了一番。

我决定由我来掌管这个池塘，按需求分配水给大家灌溉、饮用，虽然发现池塘里的水很可能有一处泉眼供给而取之不尽，但我保守了这个秘密。

多数工作交给了海亚和我的两个老朋友。

而那个叫栖河的女生也许还因为她的水晶球耿耿于怀，看上去每天都惶惶不安，完全不顾将来的生计。

很快，我和海亚用桅杆和帆布搭起了帐篷。

把海亚的粮食存起一部分，另一部分耕种下去，海亚说要试试能否种植果树，每餐后把果核尽数收去。

凝石一度怀疑他是拿果壳里的仁来喂鸟，巫凉说亲眼见过他把果核埋进土里，用自己每天分到的饮用水浇灌。

我问他要不要多一点水，他说不用，叮嘱我水源有限，一定要节制。

用巫凉的话说，他是一个“诚实”到让人起疑的好人。

8 海 其实那天我很快就意识到水晶球可能已经落入大海。

我记得祖母说过水是灵质，不会阻挡我们对虚空的认知。

可是当我的手浸到海水时，脑海里并没有出现清晰的影像，只有一些我很难确凿掌握的念头，让我觉得我们的父亲母亲以及我们的族人仍旧活着，只是他们置身在无边际的大雾之中。

让我知道当天晚上，我们那条船上的人会以某种形式结束这种漂流，靠岸，也可能是死亡。

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我至今仍有一种奇怪的念头，这一切灾难的源头是源于那天午后我在湖边为海亚的那次问卜。

如果我什么都没有预见，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是海亚的好奇心和我的一念之差酿成了祸害。

如今，这座岛一片死寂，大风吹来时就会卷起带腥味的尘土，露出贫瘠的地皮，两个少女因为种植庄稼，占用了原本杂草丛生看起来还有可能生长植物的土壤，而海亚的树苗常常因为土壤的养分不足无法顺利生长。

我告诫他停止无休止的徒劳反复，去耕种粮食也许还多一些收成。

可他很固执。

好在大家都没有抱怨过这件事。

我仍旧尽一切可能搜索着有可能给我任何启示的线索，我的愿望仅仅是再次和我的亲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留在这里不断适应耕种收获的法则以及大自然喜怒无常的残酷和五个人之间相互的猜忌和小翼翼维持的平衡。

9 希诺，希诺。

那只鸟死在一块干裂的土壤上。

胸膛被尖锐的贝壳碎片刺穿，内脏散落在四周，它的黑色尾羽被放在帐篷门外。

那天清晨我们听到惊呼声便穿上衣服跑出去，发现海亚握着羽毛顺着血迹跑向西边荒芜的空地。

令人疑惑的是他在发现尸体以后便默默接受了这件可怕的事情，当场用手挖开干裂的土块，把日夜不

<<知更鸟>>

离开他的鸟埋在里面。

另一件可怕的事情是小船和栖河也都在这天不见了，从早晨起来就没有发现她的踪迹。两个女生不断向我讲她多日来的反常表现——彻夜不眠，常常在午夜带着那只鸟遛出帐篷在星空下的海边把身体浸在冰凉的海水里，白天就倒在帐篷里昏睡。她们不间断地监视她，终于意料之中地……发生了可怕的事。

收拾好鸟尸体的海亚听到这些仍旧不发一言，默默走到海边，把黑色的狭长尾羽高举起来，长久地注视着那片羽毛，而后回望埋葬希诺的地方。

10 水 虽然我心里明白凝石的猜测有一些道理，却不想公开表示赞同，用动物内脏占卜的办法在我所见过的江湖术士中非常盛行，只是如今这件事情对于那个男孩儿来说过于残酷。这只鸟的死和他朋友的无故失踪，把事情这样明明白白地串连在一起，让人甚至想不出安慰他的话来。

我们三个在他又去尝试种树的时候躲在帐篷里讨论之前发生的事。临行前海亚问小树要了更多的水，说一定要在这里培育一片森林。

尽管认为这不可能，小树还是给了他相较于平常更多的水。

凝石说这种形势的安慰起不了什么作用也没有必要，反而是庄稼这些天来日渐有干旱的倾向，需要更多的水来灌溉，我也附和着说差不多有半个月没有清理的杂草应该早点动手。

最后决定天色暗一些再出去，避开白天灼人的太阳。

小树沉默着一直没有说话。

11 寂静 我发誓这是比我亲眼所见的大水还要骇人的事情。我在麦田里俯身时，隐约听到风吹过森林的沙沙声，这声音持续不断，绝不像是幻觉那么捉摸不定。我发誓，巫凉和我一起看到许多的树，许许多多的树，静静地快速长出强壮的树干，再伸出交错的枝条，森林中间一棵最高大茂密的树正散发着诡秘的荧荧绿光，四下流窜，所到的枝条便生出浓密的叶子。

我发誓我看到无数白色的影子在枝叶间迅速地穿梭飞跃。

我身边的巫凉也终于抑制不住尖叫起来。

11 妖术 没有人能够解释那片森林的由来，白天的时候，那片森林就像是早已存在的古代森林一样沉睡不动，悄无声息。

海亚也没有确切地解释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一片森林，只是那棵最高大的、每夜都会发出如呼吸般谜样光芒的大树，就扎根在埋葬那只鸟的地方。

凝石以此断定这片森林是一种妖术变化出来的，一定隐藏着许多阴谋。

她又陷入到终日的自闭中，尽量不把头转向森林的一边，以此拒绝相信它的存在。

海亚每天都仍然会索取更多的水，小心翼翼地灌溉从那一夜以后便没再生长过的森林。

任何人也无法赞同妖术的说法，认定这一片森林的出现带给我们的灾难多于恩惠。

事实上在我们信赖凝石和巫凉而没有过多关照的麦田里，杂草终于占据了更多的空间，眼看着收成就要荒废。

可是每餐多了许多原本没有的食材，浆果，蘑菇，以及一些能够食用的叶子和花——海亚很热衷于辨认它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了一些希望。

他曾在我的央求下带我到森林里去，用上午的时间灌溉和收集食物，下午便坐在最高大的树木旁，享受叶子中间透下来的细密阳光和风的声音。

黄昏时走出森林，回头望着大树渐渐透出的光，只是我在这片森林里并没有看到预想中的众多动物，关于白色影子的描述，一直让我存留着疑惑…… 12 骨 平安度日的第三年七月初的一天，我和尘树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发现了海面上漂着长长一截木头，上面似乎伏着一个人，旁边的水里有一只动物正千方百计地想搭在木头上，却总是再次滑落下去。

我们两人游过去把那个少年和那条黑狗带回岸上。

女孩子们也跑来帮忙，千方百计让受惊的黑狗稳定下来。

少年有意识以后，并没有回答太多关于他身世来历的问题，只是说他并不是狗的主人，只是在海浪摧毁他所搭乘的大船以后从一堆浮木里见到它，兴许是曾在同一条船上的，但愿它不是被主人抛弃

<<知更鸟>>

的。

海亚从森林里拾回更多的蘑菇，有了一点生气的黑狗对摆在面前的各种食物毫无兴趣。它只是非常受用两个女孩儿的抚摸逗玩，时不时地翻滚、站立取悦她们。

陌生少年询问是否有需要做的事情，不想不劳而获，在巫凉提出想让他一起帮忙种庄稼的时候，尘树提议让他与我一起照料森林。

“Yoake，就是天快亮了的意思。”

他笑着抽出插在腰间的口琴，甩干里面的水，在临睡前吹奏了一曲忧伤的曲子，随后轻声抱怨口琴有些走音。

一大早，我们便被凝石惊喜地呼叫声唤醒。

黑狗拖着一只垂死的小鹿，血迹延伸到森林那边，我注意到尘树不安且不解地看了我一眼，便强忍住杀死这条揭穿我秘密的狗的冲动。

两个女孩子把肉煮熟，把骨头扔给口水直流洋洋得意的狗。

在我拒绝分食鹿肉的一餐和饭后，尘树，Yoake和我从始至终都没有交谈，大家默默听着两个女孩子对那条“能干”的狗滔滔不绝的赞许。

我用尽心思掩护的动物们，从此可能会被如此猎杀。

它们都是希诺骨血的化身，这个念头让我全身缩紧，恨之入骨。

13 裂缝 海亚搬到森林边缘居住。

在草地上平躺下来，身边握着一根木头削成的尖锐长棍。

仅仅在晚饭和取水的时候走来帐篷这边，密切关注那条狗的行迹。

姑娘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猎杀动物显然触犯了海亚的底线，让他整个人都变得紧张起来。

凝石不断逗引黑狗的时候，总是用假可爱的口气问它为什么不带猎物回来了，巫凉私下里偷偷问我，想不想吃上一次她偷留下来的一块肉（她把它留下来给我），让我非常尴尬。

尘树显然跟我一样明白整件事情的利害，却也没有挑明。

“他可能也贪恋所谓的人间美味。”

海亚某天在森林里突然对我说这句话，我并没有去接他的话茬。

森林里这些白色的鸟整日里都跟随在我们两个人周围，从树梢飞到地面上来，或者站立在海亚的肩膀上，一点也不怕人。

海亚用树叶掩盖起一窝刚出生的小兔，叮嘱我帮他注意那条狗的行迹。

在我刚刚获救的那天还有说有笑的四个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两个，确切点说是三个阵营。

一方在坚守自己的禁地，一方坦白贪婪地觊觎禁地中的动物，另外一方迟迟没有摆明立场。

14 尘树 海亚没有告诉我森林里还有鸟兽存在。

我进入森林的那一次，它们一定都隐藏在某些地方，用怀疑的态度面对我。

我终于明白其实数目并不需要每天灌溉，而这些动物每天都需要喝下一定数量的淡水。

海亚一只在对我们的隐瞒这件事。

凝石和巫凉应该明白海亚看守森林的用意，却把那只狗当成了刺探进森林的武器，让我有一些意外，但凝石说的对，我们不能阻止一条狗想吃骨头的愿望，换句更赤裸的话说，我们都不能抗拒自己的食欲……长久单调素食引发的需求。

巫凉跟我谈起这件事，说其实可以奉劝海亚不要那么固执，应该让他认识到吃几只野兔和幼鹿不至于会破坏这片说不准是属于海亚还是大家的森林。

我们问起Yoake这种奉劝会不会奏效的时候，只听到他含糊其辞的回答，似乎对我们之间的矛盾不感兴趣。

15 杀 就是现在。

黑黑潜入了森林，不知道她这一次的目标是什么，更大的动物，就有更多的骨头，在这一点上，它明白自己的努力和回报所成的比例。

凝石从手指缝里观察它的行动路线，不时紧张地小声惊呼是不是它已经惊动了熟睡中的海亚和莫名其妙跑来陪他的Yoake。

但其实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已经看到黑黑拖着一只不再挣扎的动物缓慢朝这边走。

<<知更鸟>>

是时候好好想想应该怎么样面对明天清晨尘树的询问，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充溢在房间里令人满足的肉汤香气避开海亚的嗅觉……它看到多在岩石旁边的我们，放下猎物摇了摇尾巴，凝石鼓励地朝它笑，看着它咬紧猎物继续慢慢移动向这边。

突然的一声闷响，黑黑似乎跌进了一个被雪覆盖的深坑。

我们慌张中站起身，彼此相撞时发出的声音惊动了海亚，投掷来的木枪擦破了我的脸颊，有力地穿透了凝石的脚步。

她不顾一切地奋力尖叫起来，好像这个本来充满期待的夜也因为这声尖叫而无处可藏，只得暴露在光下。

她疯狂想报复疼痛和羞辱，撕扯着前来帮忙处理伤情的海亚的衣服和头发，一张从他怀里掉落的折叠起来夹着黑色羽毛的纸掉落在地上，被Yoake先我一步抢在手里。

16 审判 尘树没有对黑狗的死多做凭吊，只是斥责海亚造成凝石难以恢复的重伤。

“那些动物比你的同伴还要重要？”

”他反复问他这句话，他睁大眼睛与他沉默对峙。

“我要渴死你的那些动物！”

你也不用再费尽心机地保护它们！

做一些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

说不定她们俩愿意原谅你这海亚。

只有用我的灵魂，希诺的躯体，以及它脚踝上那棵种子，才能在这座岛屿上生长出第一棵树。

也只有这样，希诺的灵魂才能带着我的躯体依靠辨认你父亲的方向找到我们族人得以侥幸存活下来的地方。

请原谅我得知这一切以后没有告诉你，便决定在今晚完成交换灵魂的仪式。

我要拿走我们的父母为我们建造的小船了，你自己多保重。

八月十七日夜，如果羽毛在风中指向南天空最亮的一颗恒星，请放心地扬帆起航，我会帮助你回到你父母的身旁，回到你坚守信仰的族人身旁。

请记住，这里不是你的故乡。

么凶残的出手。

”在一旁一直没有搭腔的巫凉在这时大声动情地哭起来。

事后把黑狗葬身的大坑填埋起来的时候，我问海亚，你为什么还不走。

“走？”

就为了伤到她们这种事？”

”我不明白为什么事到如今，海亚仍然不肯面对那封揣在他怀中的信。

17 海亚，海亚。

栖河 18 正义 每天，海亚只能领到属于自己的一杯水，他把一半喝掉，另一半浇灌最高的树。

每天，都有树木干枯而死。

每天，海亚把动物的尸体运到森林的边缘，坚持不让三个人踏进森林半步，用尖锐的情绪抵抗。

每天，两个姑娘私下里取笑海亚不如老老实实让她们帮忙从森林里搜寻渴死的动物，免得自己多费力气。

每天，尘树都尽量克制不去吃肉。

每天，夜里都会有闪电一样迅即的白色影子，穿梭在山丘和森林之间，没有人能够发现它们。

每天，海亚都不再陪在大树的旁边，专注于一件他早该履行的事情。

19 水 海亚终于来求我，他沉吟了许久，张开干裂的嘴，说森林已经奄奄一息，需要足够的水才能恢复生机，并小心翼翼地声明很可能在庄稼无收的情况下还需要那些植物才能充当大家的食物，尽量不让语气里透出威胁的味道。

尽管我知道Yoake会偶尔多要一点水其实都是分给他喝，也还是满足了海亚的需要。

我也没有想过会有今天的情况发生，那条该死的黑狗死去的一年多以来，这是使大家关系得以缓解的仅有一次机会…… 20 栖河 这一天午夜，大树的种子被风吹向海岸，在紫色的光中飘舞

<<知更鸟>>

，像是隐藏在少女轻柔的长发中随风飘散的眼泪。

海亚轻轻举着黑色的狭长尾羽一脸神圣严肃的表情。

我把一直在森林中秘密建造的船推到岸边，他回头轻轻对我点头致谢。

“你对这里还有留恋吗？”

他突然这样问我。

“海亚，这里不是你的故乡。

” “我们去往的地方，也不是。

”他说完苦涩地笑笑。

用力地拉起了船帆。

我一瞬间看到无数的白色飞鸟从树林里铺天盖地地飞起来，跨越过曾栖息的森林，激昂地鸣叫着疾驰而过顺着风飞向恒星所指引的黑暗未知的前方，像一条奔腾而过的河流，震慑着我的灵魂。

我知道这是她，将带海亚去一个承诺中更美好的地方。

21 预言 “海亚，你会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孩子在星空下的清凉水面上漂泊。

而我会海边看到从远处地平线出现的鸟群，等待着它们的靠近……海亚，你会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孩子在星空下的清凉水面上漂泊。

而我会海边看到从远处地平线出现的鸟群，等待着它们的靠近。

”

<<知更鸟>>

编辑推荐

2008.3 春暖花开时，惊艳上市！

《爱丽丝》继《草木芳华》和《镜之国》后再次推出——《知更鸟》！

给这个春天，留下悬念和惊艳！

主编hansey首次在《爱丽丝》上进行小说创作，讲述一个有关“岛”的故事。

延续《镜之国》的主题图文创作风潮，右侧采用翻书式设计，仿佛在阅读书中之书。

突破《镜之国》唯美古典式设计，《知更鸟》清晰，凛冽，强调质感；突破《草木芳华》与《镜之国》，首度采用纵向设计，打破视觉界限LALA在《天堂鸟》中延续魔幻风格；《芒果街的小屋》设计师友雅的作品二度亮相《知更鸟》；《城市画报》知名插图师兔比的《水果》，卡纸外框式设计，清晰明朗，与《镜之国》全然不同的视觉体验；卡纸外框式与工作室全图成员亲手剪成的剪纸相配，营造《知更鸟》的光影世界《爱丽丝3知更鸟》特辑栏目中首度引进国外优秀作者；Jeremy Jackson的小说目前已经开拍同名电影，由贾斯汀·朗（Justin Long）主演。

《爱丽丝3知更鸟》同时开展此书中文书名的征集活动广受读者欢迎的《池袋西口公园》连载，进入第三辑《骨音》特别呈现的hansey制作《知更鸟》的后记，记录那段时间里犹如神迹般出现的鸟，和家人的亲情离愁。

读后不禁潸然泪下。

这只鸟盘旋在窗口，盘旋在你心中，盘旋在你心中……2008年3月《爱丽丝3知更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